# 望江矶 何处先烈

## 一则迁坟公告就算是『通知』了烈士亲属；又是一年清明节，烈士后人来南京『寻亲』——

**清明**雨断人肠。昨天，数以万计的市民涌进雨花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；更多的人涌进各大公墓，祭扫自己故去的亲人。就在雨花台南侧不远处的望江矶，从济南赶来的李英强，却迷茫地在杂树丛生的小山坡上四处徘徊，试图寻找到一些爷爷坟墓的痕迹。

他的爷爷李镇中，也是一位烈士。1952年牺牲后就葬在望江矶海军公墓旁。然而，直到去年5月，他才知道，早在2005年，望江矶地块被征用开发，爷爷的坟墓和周边其他70多座烈士墓已经被平，因为“无人认领”，烈士们的骨骸被火化成灰，存放在殡仪馆里。为此，李英强四处奔走想为爷爷再寻一块葬身之地，又是一年清明，至今，烈士仍然未能入土为安。

用鲜花祭奠亲人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选择。
**新华社发**

李镇中烈士

革命烈士证明书

李镇中的烈士证明书

### 李镇中烈士

1907年10月，诞生于山东安丘白芬公社白芬子村。1928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，在胶南市担任小学校长。1933年参加革命，1934年入党，从事地下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回到老家组织抗日活动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打入李先洲的部队，任炮兵连连长。莱芜战役中，李先洲部队全部被歼，李镇中“被俘”，华东野战军秘密派他前往山东济南，在当地一所中学当教员，半年后，任朝阳街保长。地下党出钱让他办了个豆腐坊，妻子以做豆腐为名，替他打掩护。

1948年，李镇中跟随曾定石，参与策反吴化文起义，为济南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解放后，李镇中才得以光明正大地恢复身份。又先后任上海交际处处长、南京市秘书长等职务。1952年，因病在南京去世。

□快报记者 毛丽萍 孙兰兰

[网上热帖]

## 爷爷的烈士墓被平了！

“香冽冽，犹我思。色灿灿，犹我心。思不断，心哀哀。时节至，花竞开。”李英强在自己新浪博客上的每一篇博文上都贴上了这样一句诗意的“2009年清明祭”。

他的博文日前在“天涯社区”“猫扑”多个知名论坛上出现，引起了数万名网友的共鸣与争论，也将南京雨花台区望江矶这个本来没多少人知晓的地方，卷进了“漩涡”。

在李英强的博客里，记者看到，他先后写下了数十篇相关博文，从去年5月得知情况，到最近的《清明祭一》、《清明祭二》，泣泪叙述了自己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葬在望江矶的祖父烈士墓在数年前被平，从此他走上了为祖父寻找一块安息之地的漫漫长路。

李英强称，他的祖父叫李镇中，解放前参加党在山东的地下工作，解放后任上海交际处处长，后调南京工作。因革命斗争中长期积劳成疾，病故于1952年，葬于望江矶海军公墓旁。“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的‘海军公墓’四个字写在一块巨碑上，这附近埋葬着新中国第一代空军烈士！海军烈士！新四军烈士（部分皖南事变死难烈士）。距此不远是三将军墓，现称皖南事变三烈士墓……可是现在这个地方这么多的烈士墓却被平了，包括我祖父的。”

“我悲愤！为何平掉烈士墓，让殡仪馆的人把烈士骨骸取走！……爷爷为国捐躯，竟有此下场！令人痛不欲生！祖父尸骨据说放在殡仪馆！南京市的父老乡亲们！我该怎么办？请热心的朋友们帮帮我！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李英强祖父烈士墓的遭遇引起了网友们强烈共鸣。“流浪的女律师”留言：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是我们中国的骄傲，没有他们的献身就没有我们的新中国，忘记历史就是背叛！

“忘本啊！”网友“有话就说”直言。

“数典忘祖，落泪伤悲。”网友“寻找战友”跟帖。

青山座座埋忠骨，溪水涓涓绕英魂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，在庄严肃穆的墓区，没有任何商业设施和经营性活动，这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祭奠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，没有高声喧哗，人们都是放轻脚步，生怕惊醒地下安息的烈士。而同样，在莫斯科红场，年轻的情侣举行婚礼，第一束鲜花总是献给广场上耸立的无名烈士纪念碑。有网友痛心质问：“我们这样做，到底伤了谁的心？”

[现场目击]

## 不小心就踩到破碎的烈士墓碑

风尘仆仆，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，李英强第一个念头就是直奔望江矶寻找爷爷的墓，哪怕是个残破的“影子”。

前天中午，顾不上吃饭，李英强和记者驱车来到了望江矶，“我记得有一塘水，旁边是堵围墙，沿着围墙往前走到头，拐个弯就到了。”一阵徘徊后，李英强凭着记忆摸索到了功德园，在入园口那个似曾相识的小湖边停了下来，“好像就是这儿了，对，就是这儿。”虽然确信，但依旧有点犹疑，“阿姨，这上面有个海军公墓很大的一个石碑，现在还在吗？”“噢，好像有个大石碑，但现在很难找了，你沿着这往上走，不好走啊。”功德园门口一个卖祭奠品小店的阿姨热心地回答。

往山上蜿蜒的小道全是垃圾，一次性碗、塑料袋、花花绿绿的纸质祭品……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，偶尔钻出几株紫色野花泛着白，开得哀伤。山上的树很多，但不成形，杂乱无章，没两步就挡住你的去路。

墓碑渐渐多了起来。残缺不全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脚下到处是支离破碎的墓碑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一块，有的甚至成了排水沟上的垫脚石。从碑文上看，大多数应该是私坟。但烈士墓碑显然也难逃厄运。就在抓住树枝费劲地往小山坡上爬的时候，倒在眼前的一块墓碑上的字引起记者注意，虽然已模糊残缺，但阳光下仔细看，还是能依稀读出些碑文，“先父讳志明南下……投身革命，转战突破围剿，浴血皖南，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南京市……党组书记……”

“不知道我爷爷的碑扔在哪儿了。”李英强神情迷茫而又焦急，喃喃低语。“我记得在一个山坡上，站在那儿，一侧是公交场站，另一侧，就是海军公墓的巨石碑。爷爷的墓肯定不在了，但如果那块巨石在也行啊，我就知道是在哪儿了。”

继续向前，绕过一个废弃碉堡，一座圆形的烈士墓赫然入目。上面写着“烈士陆凤翔”之墓，墓碑背面清楚地记载了陆凤翔的个人资料与事迹：陆凤翔同志上海市青浦县人，生于1913年8月，卒于1958年8月20日，享年45岁，193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，翌年4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，后曾历任游击队大队长……“我爷爷的墓家比他的还要大，不过，不是水泥的，是个土坟，碑是块黑色的，有我这么高，他的历史事迹是记载在碑正面右侧的，”李英强闭了下眼睛，“1999年，我来祭拜时，坟上长了些小树，我还折了些枝条，插在墓的四周，如果还在的话，这些树也该长很高了……”

在山里兜兜转转，也不知转了几圈，停车场终于找到了，但海军公墓的巨石不知所在。迎面走过来一群年轻小伙子，他们是负责巡山的保安人员。“请问，你们知不知道这里原来那个很大的海军公墓石碑在哪？”李英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然而他们个个面露茫然，摇摇头，“肯定没了，山上我们差不多每个角落都走了，从来没看到你说的那个大石碑，肯定没了。”

唯一的线索：停车场。旁边是近几年才拔地而起的“中兴通讯”大楼。站在山坡上看着大楼，李英强叹口气，也许，就是在那儿吧。只是，一点影子也瞧不出了。无奈地止步，李英强留恋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慢慢走下山，背影执着、落寞。

▲一边是烈士墓的残碑，一边是新建的厂房，李英强心有戚戚

◀金陵华侨墓园内的烈士墓，墓碑东倒西歪，显然很久没人打理

**快报记者 顾炜 摄**

[记者调查]

## 一则迁坟公告就算是“通知”了烈士亲属

数年前，李镇中和其他70多位烈士的坟墓被平，为何家属毫不知情？记者陪同李英强一起走访了相关部门，了解事情始末。

**事隔三年，才知道爷爷的墓没了**

如果不是朋友来祭扫家人，顺道也来看望李镇中烈士，李英强可能直到现在，还不知道爷爷的墓已经消失了。

“爷爷有个关系很要好的战友叫刘自章，就住在南京。”李英强说，父亲身体不好，重病之后无法来南京，就一直是刘自章老先生代为祭扫，几年前，年迈的刘老也过世了。

刘老有个外甥在济南，与李英强很熟悉。去年，他来南京祭扫舅舅刘自章，又来到望江矶，打算祭拜李镇中烈士。没想到墓已经不见了！“回济南后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言辞很委婉，说墓地那一带在整修，让我赶紧打听一下具体情况。”打听出来的结果，犹如五雷轰顶，让李英强难以接受。“他们怎么能不通知烈士家属，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就擅自挖开烈士墓，将烈士尸骨火化？到现在，爷爷的骨灰还寄存在殡仪馆纪念堂，无法入土为安。”

“我们通知了，怎么能说没有通知呢。”采访中，无论是南京市民政局还是宁南街道的工作人员，都异口同声地表示，当年确实通知过烈士的家人了。

宁南街道雨花社区办事处负责经手此事的邵源龙记得很清楚，“我们3月份登的报纸，迁坟公告登了还不止一次。”他说，因为涉及到一批烈士墓，很慎重。一直等到7月20日，也没见家属来，工期实在不能拖了，才开始动迁。

邵源龙对望江矶烈士墓的情况比较熟。1997年，国家要求清理道路两侧等区域的坟墓，他就负责这项工作，当时望江矶的小山头上清理了一大批私坟，但对于烈士墓，一个也没敢动，还特意在每个烈士的墓碑上打了红五星，以示区别。然而，2005年面对的情况截然不同，因为是重点工程征地，按规划，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坟墓都必须得迁走。“这是市里的工程，我们只是协助拆迁等工作。”因此，由宁南街道办事处在媒体上发布了迁坟公告。

**70多座烈士墓只有三四家找来**

在2005年3月31日的《南京日报》上，记者找到了这则公告。全文一百余字，具体内容为：

“因国家建设需要，征用雨花台区宁南街道望江矶土地一块（含原海军公墓）共87亩，东至共青团路，南至功德园道路，西至三烈士墓（功德园除外）和公交四场围墙，北至财政局宿舍楼。请该地块内的坟主见此通告后4月10日前来搬迁，逾期按无主坟处理。”

“这就是一则普通的迁坟公告啊，完全没有提到这70多个烈士墓怎么处理。”李英强抛出一串质疑：难道为国家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，他们的坟墓不应当有一定的保护措施吗？至少，得通知烈士家属，共同协商迁葬事宜吧。

“难道刊登公告就代表通知我们了？牺牲在南京的烈士有多少是南京本地人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公告登在南京本地媒体上，我们人在山东，怎么可能看得到？”

“一向都是用刊登公告的形式。”这种通知方式的“效果”如何？邵源龙坦承，70多个烈士墓，后来只有三四家有亲属找来，该怎么办理迁葬就怎么办理。其余的，处理方式和李镇中烈士墓一样。“我们联系不到烈士家属。要有电话，怎么可能不打电话呢？”邵源龙说，为了烈士墓，区里和市里的民政局，他跑了多次，将名单一一上报。不过，民政部门没任何指示，也没给他烈士家属的联系方式。

“他们如果有电话，怎么可能不提供呢？我们也想联系上家属，打个电话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”

然而，李英强有不同的看法。他告诉记者，上世纪90年代，奶奶每个月还能收到由民政部门发放的抚恤金，直到她去世。如果真的想找，并不难，只要向济南市民政局打听一下就行了。不久前，他向济南市民政部门询问，对方表示从来没有人来找过。

“这70多名烈士，都有名有姓。又不是无名烈士，如果真的有心寻找，不说全都能联系上家人，至少也能找到一部分吧。”

**爷爷随葬的遗物再也找不回来了**

这次来南京，李英强还有一大心愿：以前听上一辈说起过，当年爷爷下葬的时候，棺材里还放了他曾经用过的文具、勋章等物件。既然尸骨已经取出火化，希望能将遗物取回，或者和爷爷的骨灰放在一起，继续陪伴爷爷的在天之灵；或者，带回家留作纪念。

“这真记不得了，没有人管理这事。”邵源龙说，他只负责协助迁葬以及处理无人认领的墓。虽然这里烈士墓数量比较集中，离项英等人的“三将军墓”也不远，但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况。

“这都属于散葬烈士墓。当时，区和市民政部门，连这些烈士的档案都没有。”他介绍，烈士名单还是他跑到山林里，一个一个扒开杂草从墓碑上辨认出来的。至于遗物，他记得，挖的时候，确实一些墓里有随葬物品。但这些遗物现在肯定是没法找了。

“把遗物收集起来保管，又能有多难？只要当初用个袋子封存起来，和火化之后的骨灰放在一起，不就行了。”李英强很失落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东西伴随着爷爷走过革命征途，每一件都意义非凡。

“过去管理是有不规范的地方，要是当时由民政局专门划出个地方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。”雨花社区一位姓司马的负责人认为，责任不在街道和社区，作为基层，该做的工作当时都做了。

难道没有进烈士陵园的烈士墓，就不需要保护？

对此，法律专家指出，1996年，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52号政府令《南京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》的第二十条就已规定，各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（碑、亭、塔、墓等）及烈士陵园，除市政府另有规定的外，均由市、区、县民政部门按国家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实施维护管理。

显然，无论是陵园的，还是散葬的烈士墓，都应得到维护管理。然而，这位法律专家也遗憾地说，当时的规定很笼统。就在李镇中烈士墓被平之后的2007年，《江苏省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法》出台，里面就很明确地表示：散葬烈士墓地，因经济建设需要经批准征用的，应由当地政府和建设单位与烈士亲属协商解决。“可惜，晚了两年。”该人士表示，对于后来面临同样问题的烈士墓，就有法可依了。

**骨灰盒上只剩下一个个名字**

李镇中烈士现在的“墓”，在南京市殡仪馆108室2号柜。在这个小小的柜子里，骨灰盒已经存放了三年多。管理人员打开108室的门，幽暗的屋子里，靠墙的柜子里，一格格存放着骨灰盒。“都是宁南街道送过来的。”管理人员说，李英强是唯一来祭扫的家属。

2号柜，在最顶部，离地足有两米多高，站在下面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李英强搬过梯子，爬上去，小心翼翼将爷爷的骨灰盒“请”了出来。简朴的盒子上夹着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写着逝者的姓名，以及存放期限。别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相邻格子里的那些望江矶“老弟兄们”，也是一样，看不出他们曾经的光辉，不知道他们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和努力，烈士的印记完全被抹去，曾经刻在石头上的光荣革命事迹，随着墓碑的毁坏而消失殆尽，也许，从此就再也无人知晓。只剩下眼前的名字和一盒盒骨灰。

“这就是烈士应该受到的礼遇吗？再过几年，恐怕都不会有人知道，他们是烈士！”李英强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“比较起来，我们还算幸运，知道了这件事。其他烈士亲属在哪？他们一定还不知道先烈们的遭遇吧。”他清楚记得，以前来扫墓的时候看到，绝大多数烈士的墓碑上，都会刻着他们的生平事迹，这些才是值得纪念、可以鼓舞教育后人的。

“我们要这些资料没有用。我们只要个名字。70多个，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去把碑文拓下来吧。”采访中，雨花社区的工作人员这样说。

[解决方案]

## “这是在给烈士开价吗？”

爷爷没了“住处”，让李英强寝食难安。近一年来，为了让爷爷安息，他一次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。心里也充满了矛盾。他在博客里写道：“爷爷，你在生我气吗？你以为我向国家伸手了是吗？你怀疑我给政府和人民添麻烦了是吗？是啊！您是烈士，为国命都不要！何况坟呢？”

然而，一想到爷爷和其他70多位烈士失去了安息之地，他就坐不住了。“尊重烈士也是尊重历史。”李英强说他也有做“下下策”的准备：那就是让爷爷“回家”，迁回山东老家去。但他不想这么做，“这儿是爷爷熟悉的地方，我不想再惊动他。”

但是，已经被惊扰的烈士墓，该如何安置？

“烈士墓的有关政策，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‘谁拆迁，谁负责’。我们会负责的。”雨花社区姚司马的负责人提出两个方案：一是迁至雨花台区的西天寺公墓，二是李英强将爷爷的骨灰带回济南的烈士陵园安葬，不过经费只能掏1万元，不能再多。如果要找高规格的墓地，多出来的钱只能由李英强自己承担。“其他不说了。讲到底，不就是费用问题吗？我们安排的西天寺公墓一个也要几万块呢，环境也很好。已经有烈士墓迁过去了。”

“这是在给烈士开价吗？”李英强说，从小家门口挂的烈属牌就告诉他，爷爷是烈士！第一次去南京给爷爷上坟，读着碑文热泪盈眶，“国家给了他崇高的荣誉，最早的烈士证书还是毛主席签发的！政府为他起坟立碑！”李英强告诉记者，他的要求并不高，只是希望爷爷作为一名烈士，能享受到被尊重的待遇，而不是被淹没在普通公墓中。包括望江矶遭遇同样命运的烈士们，给他们一个安静的家，亲人可以祭拜，国人可以瞻仰缅怀。

**华侨墓园建起烈士纪念堂**

“国家建设，每一个公民都应无私支持。在建设过程中，对烈士墓、名人墓进行保护，也是应尽的职责。”李英强迫切地问，“南京能不能为这些给城建让路的散葬烈士兴建一个陵园？让他们住进去？”

记者了解到，南京著名的雨花台烈士陵园，里面埋葬的全都是解放前牺牲的烈士。建国后牺牲的烈士及散葬迁移火化的烈士骨灰，只能根据烈士家属意愿或散葬到各新建公墓，或存放在石子岗殡仪馆纪念堂。再专门兴建一个烈士陵园，不太可能。不过，南京市民政局优抚办工作人员陈俊表示：为妥善解决这部分烈士骨灰的存放问题，他们多次调研，并会同财政局协商，“已经在建一个革命烈士纪念堂，可以存放304名烈士的骨灰。地址就在金陵华侨墓园里，利用办公用房的二楼改建而成，估计清明后就可以办手续了。”

记者陪同李英强前往金陵华侨墓园。在二楼找到了革命烈士纪念堂，已经基本完工，迎面是“江山如此多娇”的国画屏风，正中央的天花板呈拱形，画着蓝天白云，两侧的墙上则是一格格摆放骨灰的小盒龛，共304个。虽然看上去还可以，但李英强不是很满意，“纪念堂设在办公室的二楼，充其量只能作为亲人祭扫的一个地方，市民会来这里缅怀瞻仰烈士吗？而且我更想让爷爷入土为安。”

离开的时候，没想到在墓园里意外碰上了南京的许秋女士，她正在为父亲许健的烈士墓长年没人管理“讨说法”，记者看到，办公楼旁边的墓地分成两部分，呈现出强烈对比，一边是交了钱的私人墓地，整洁漂亮；毗邻的是原先葬在这里的革命烈士墓，却像一堆乱坟岗，墓碑东倒西歪，显然很长时间无人打理。

“也许我们对烈士越来越淡漠了。”李英强伤感地说，他表示，爷爷的骨灰究竟安葬何处，他还要考虑。

## 省政协委员：公墓能否辟出烈士区？

对于李英强祖父烈士墓被平一事，昨天，江苏省政协委员、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主任汪旭东直言这项工作有关部门是有问题的，“这些散葬在望江矶的烈士墓是有名有姓的，并不是无名烈士墓，仅在当地媒体上登个迁坟公告是不对的，你想，当年大军南下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有几个是南京本地人……起码应该尽到电话告知的义务，即使一时找不着也应该努力去找、去联系他们的后人。”

汪旭东认为，城市建设固然重要，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革命烈士墓也同样重要，两者其实并不矛盾。为了城市建设，让这些烈士换个“家”并不是不可以，但必须与烈士亲属协商，这是对烈士的尊重，“烈士们是为国家事业奉献青春奉献生命的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都不能忘记。”

“烈士家人可以祭拜，公民可以瞻仰，”汪旭东觉得李英强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，应该给予满足，他建议，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，每个城市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烈士，南京也不例外，这些烈士怎么安葬，“可不可以在每个公墓预先辟出一块烈士陵园区，给烈士们一个安静的家，让市民在祭拜自己先人的同时，也可去祭扫一下烈士之墓。”

汪旭东称，对烈士墓的尊重即是对为“大国”而牺牲“小我”这种精神价值的尊重，“你说，连烈士这种榕樾都不去尊重，我们还想要树立什么样的精神价值观呢？”